

对话腾讯互娱甘霖： 让赛事成为城市的“窗口”

电竞赛事首站 为何偏爱广州？

羊城晚报记者 陈旭泽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陈旭泽
图/赛事方提供

3月,2026《金铲铲之战》公开赛春季赛全国总决赛在广州塔正式打响,这是广州塔首次承办电竞赛事。作为今年全国七城之旅赛事的首站,本次赛事深度融合广州本土文化,打造了集专业赛事、IP嘉年华、城市文旅联动于一体的电竞盛宴。赛事期间,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腾讯互动娱乐《金铲铲之战》电竞业务负责人甘霖,围绕赛事亮点、城市选择逻辑、“电竞+文旅”融合路径等话题展开对话。



腾讯互动娱乐《金铲铲之战》电竞业务负责人甘霖

羊城晚报:本次《金铲铲之战》春季赛决赛落地广州,并同步推出系列嘉年华活动。相比以往,本届赛事有哪些核心亮点与创新?

甘霖:本次赛事最核心的创新,是深度绑定广州本土文化,这也是我们今年“电竞+文旅”核心战略的首次落地。今年赛事将在全国七座城市举办,广州是首站。我们在赛事全流程中融入了大量本地元素:首次将专业电竞赛事搬进广州塔;赛事期间策划了无人机与广州塔联动的灯光表演,打造出史上最大规模的“金铲铲”视觉场景,成功登上微博热搜,引发广泛关注。同时,我们在广州塔广场落地了“胖胖龙好运乐园”,在互动场景中融入广府特色,还与广州酒家联名推出“胖胖龙好运套餐”,让玩家在观赛之余沉浸式体验广州的美食文化与城市魅力。

羊城晚报:本次赛事将广州设为全国七城之旅的首站。在您看来,广

州具备哪些核心优势?

甘霖:广州是一座兼容并包的城市,既是底蕴深厚的千年商都,又充满年轻活力,拥有庞大的年轻用户群体,也是我们核心玩家聚集地之一。广州的粤语文化、美食文化、潮流文化都与电竞的年轻属性高度契合,能与赛事IP产生良好化学反应,实现内容与城市的双向延展。同时,广州对电竞产业持开放支持态度,出台了多项电竞相关扶持政策。本次赛事落地也得到了海珠区政府、海珠区人工智能发展局、琶洲管委会的大力支持与指导。加之丰富的场馆资源与庞大的大学生群体,都为赛事落地提供了坚实基础。

羊城晚报:此前有玩家调侃广州是电竞“广寒宫”,但近一年来越来越多头部赛事落地广州。您如何看待广州的电竞氛围与产业基础?

甘霖:广州的电竞用户基础其实一直很扎实,玩家热情与活跃度都很

高。之所以有“广寒宫”的说法,更多是因为此前头部赛事落地较少,用户需求未得到充分满足。但从去年开始变化明显,包括腾讯在内的多家企业都将旗下头部赛事引入广州,每次落地都收获玩家热烈反响,不少玩家感叹“广州不再是电竞广寒宫了”。这背后,一方面是广州对电竞产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,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行业看到广州庞大的用户需求和深厚的文化底蕴,愿意将更多优质赛事内容带到这里。

羊城晚报:本次赛事采用七城办赛模式,这一模式的核心考量是什么?

甘霖:选择多城办赛,最核心的是响应用户需求。过去《金铲铲之战》赛事落地城市相对集中,许多玩家在社交媒体上呼吁,希望在家门口就能看到比赛、参与嘉年华活动,与选手和同好面对面互动。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多城办赛,让赛事走进更多城市,让各地玩家都能近距离感受电竞

魅力,也能跟随赛事脚步体验不同城市特色。

羊城晚报:您多次提到“电竞+文旅”的思路。本次赛事如何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文旅增量,实现双向赋能?

甘霖:“电竞+文旅”的核心,是让赛事成为用户了解一座城市的窗口。电竞拥有极高的用户关注度和年轻流量,能通过赛事内容将目光聚焦到落地城市,甚至吸引用户为一场赛事奔赴一座城市。本次赛事没有将赛事局限在场馆内部,而是深度提炼广州的城市文旅标签,与赛事IP、线下活动有机融合。我们希望用户在关注赛事、为赛事来到广州而欢呼的同时,不仅能欣赏精彩对决,还能走进广州塔、品尝本地美食、感受广州的城市文化与生活方式。当赛事内容与城市魅力深度绑定,自然能实现电竞流量向文旅增量的转化,为双方激发更大价值。

无事为花忙

□林辉

因为喜欢摄影,就会生出许多的爱好,比如赏花。

每逢花开时节,喜欢追随随着花开的脚步,去看花、拍花。腊月的梅花,早春的风铃木、木棉、官粉羊蹄甲、三角梅……也不知道为了拍摄,还是为了赏花,总之每一种花开,我都不想错过绽放的胜景,年复一年地执着。

广州的春,来得毫无征兆,你正裹着薄呢风衣,在湿冷的冷风里缩着脖子,心里盘算着这冷空气何时结束,但还没体会几天的冷,广州北部山区的巨田已经传来梅花的信息,这可能是广州最早的春意。

要说大张旗鼓地宣告春天的到来,还得等黄花风铃木。某一个清早,上班的路上,路边由远及近一团一团的明黄色,爆竹似的,噼里啪啦在眼前炸开。那是近年种植的黄花风铃木,黄花开得过一点过渡也没有,光秃秃的枝干涌出纯粹而饱满的亮黄色,直愣愣地对着你,让你觉得这一整个冬天的阴霾,都被它瞬间驱散了。

我便是在那时开始“忙”起来的。比我更有闲心的朋友,早迫不及待地地在朋友圈里晒出“毒片”,然后有影友奔走

相告,哪里的花已盛开,约着去看花。

黄花风铃木树小,常作为马路边的景观树。然而,在番禺余荫山房,却有一棵白色的风铃木,据说是全城唯一一棵白色的风铃木,花盛开时满树一团一团的白,站在树下抬头看,如满天飘雪,相当震撼。

我总感觉广州是没有冬天的,偶尔的冷空气一过,气温马上回到了20多摄氏度。于是,木棉花在某个回暖的晴天,突然占领了这个城市的天际,霸气地把大街小巷染成了一簇一簇的大红色。此后,黄花风铃木浓重的黄色让位于木棉花的大红,火红的木棉花当仁不让担当起朋友圈的主角。木棉花身为广州市花,在整个春天里,扛起了南国春和景明的大旗。

我认为中山纪念堂那棵老木棉可谓“木棉之王”,三百多岁了,每年春天一身正气地盛放,木棉花瓣有巴掌大,肥厚敦实,衬着中山纪念堂的蓝色琉璃瓦飞檐,最能代表木棉花的正大气象。它高及纪念堂的屋顶,树干遒劲宽阔,老枝垂落,像一把巨伞衬着雄伟的中山纪念堂,木棉花开之际,火树红花与纪念堂的庄严相得益彰。

3/50的徒步

□汪泉

小邻居林林上高二了,就读顺德一中。以她母校冠名的50公里徒步在即,我们两家相约一起参加。

周五晚,林林带回徒步服装,颜色如初绽的黄花风铃木。次日清晨微雨,天气温吞惬意。顺德华侨城站外人山人海,黄背心如黄花风铃木涌动,氛围拉满。在这涌动人潮中,我们彼此照看着,以免走散。

我原为林林助力的心态,被闲散的人潮改变。众人为了这并无宏大意义的徒

步所吸引,尤其是在岭南的春天,盛大的花事正在启幕,谁都没有辜负这春光。

天色如水墨晕染,细雨下半半停,可以在乎,也可以不在乎。现场人山人海,各色旗帜飘飞。趁着微雨,掺杂在陌生的人群中,我们出发了。

人群不慌不忙,天真无邪的孩子嬉闹闹,童声像喊喊喳喳的小鸟。林林已经是十六岁的少女,在其中显得矜持。徒步在顺德,正如逛大街,各家的店门口都摆

出花卉和产品。古镇被唤醒了,此时是爆满的烟火。我们登桥远眺,湖面烟雨蒙蒙,顺峰山隐约可见。岭南的草木正在新旧交替,绿色在雨中向上生长,黄色沉入泥土,地面正是松软时节。

走了两小时,才三公里,仅是全程的五十分之三。人一生路很长,选择最喜欢的,足矣。

人流继续前行,我们止步。我问林林,吃早茶去,好吗?林林答曰,完全同意。

主意,把高架桥的路基做成了三角梅的花带,花开时候让开车的我恍惚置身于花海,偶尔被花弄得神不守舍。

清人李慈铭说:“一年无事为花忙,赢得几春光。”这“赢得”二字,用得实在好。仿佛这大好的春光,原本不是你的,只因你为它忙了一场,它便慷慨地,奖赏了你几分。至于“无事”,也并非真的百无聊赖,无所事事,而是一种刻意的疏离,一种主动的选择。将自己从拥挤里抽身出来,把时间“浪费”在这些看似无用,却能滋养性灵的事物之上。寄情花草,回归自然,也许是“名士”的生活态度,我虽一介凡夫,却也心向往之,且乐在其中矣。

(本文为“我眼中的粤港澳大湾区”主题征文作品)



祁连秋翠图(纸本设色) □曾道宗

想起麦华三老师

□刘国玉

我在广州美院附中读书时,教我们书法课的是麦华三先生。

麦老师上课的情形,令我至今记忆犹新。他进到课堂往讲台一站,就用白话自我介绍:“我係本地老番,用白话同你啲讲课(意思是:我是本地人,用白话给你们讲课)。”外省的同学可能没听懂。讲了开场白后,他让坐第一行第一个位置上的陈衍宁站到课桌旁边,自己坐到他的位置上,面向学生。因为上书法课,每个同学都在课桌上放了纸、笔、墨,老先生从讲义夹取出一叠事先裁好的,白话信封三分之一的宣纸条,按点名册逐个写学生的名字,叫到谁,谁就上前去看着他写,写完就送给你。因为我是班长,第一个给我写了“刘国玉”三个字,标准楷体正楷。还教我:“你学书法首先要写好自己的名字,如果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,其他就唔使讲(意思为:其他就不用讲了)。”全班四十位同学,都得到麦老师亲手书写的名字。麦老师回到讲台,郑重地对我们说:“想做画家,一定要学好书法,首先写好自己的名字,就照这张字条去练习。”麦老师这番话是对我莫大的勉励。时隔六十多年,我至今还珍藏着那张字条。

麦老师是很有名望的书法家,是广州美院特聘书法教授,他授课很特别,进课堂跟学生打过招呼后,就在讲台前摇头晃脑地来回踱步,作行吟状,有腔有调地吟唱陶渊明的《归去来兮辞》:“归去来兮,田园将芜胡不归……”。一曲终了,接下来又高声吟诵他自己作的长诗《凤凰向秀丽》和《马口英雄赞》,激情洋溢。我们从未听过诗词吟唱,没见过这场面,觉得好奇,有趣,肃然恭听。因为他用广州话来吟诵,广东的同学听得懂,外省的同学可能就半懂不懂了,但觉得新奇、有趣、想笑。

从麦老师身上我受到启示:书法家不仅有书法功夫,还有书法之外的文化素养。麦老师吟诵之后还为我们讲解诗意,之后才讲书法。麦老师在1960年给我们上了两学期书法课,由浅入深地教导我们,他说写字要先学楷书,然后学行书,最后才到草书,就像人学步一样,先要立得稳,然后学行,之后才学跑。教用笔首先教握笔方法,拇指、无名指在内,食指、中指在外,笔管要垂直,掌握外紧中空,才能运笔自如,叫做“龙睛凤眼”。麦老师这句“龙睛凤眼”让我记得一辈子,用了一辈子。

麦老师给我们讲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,并把他临写的《兰亭序》在课堂上展示给我们看。这是我首次听说《兰亭序》那些逸事并见到名家临本。麦老师又当堂示范起、行、顿、撇、捺的笔法。那时我们这些学生还不明白书法的含义,只知道书法就是“写字”。这回到麦老师面授,才懂得写毛笔字的正规方法。现在想来,那一课非常重要。我还记得那会儿,下课的时候,陈衍宁、易建章和黄堃源几位年少又调皮的同学,出于好奇就摇头晃脑地模仿麦老师吟唱时的模样逗乐。

1960年国庆节,“广州美院师生作品展”在广州文化公园举办,麦老师参展的作品是一件大幅书法《书毛泽东《沁园春·雪》》。我们拥簇到他的作品前,围着倾听他解说这幅书法作品的章法和笔法。麦老师不摆名人架子,非常谦和,很认真细致地为我们讲解。

离开学校廿四年后的1986年10月,我在广州文化公园举办首次个展,胡一川院长和郭绍纲院长都来了,开幕的前一天,我向人询问麦老师的住处,要去请他出席开幕式,却被告知,麦老师前一天去世了,我顿时为之震惊,悔恨神伤……未能请到麦老师出席我的个展,令我遗憾终生。

麦老师不仅书法功夫,还有书法之